

當風吹過手稿—— 李潼《順風耳的新香爐》

| 轉譯團

Li Tong and Shunfenger's New Incense Burner

| NMTL Reculturation
Team

編按：接續「拾藏」的累積成果，「轉譯研發團」接力登場。轉譯對象不限本館藏品，更擴及臺灣作家事蹟、文學創作。同時《閱：文學》專欄「拾藏物語」，亦改名為「轉譯團」，繼續提供兼具深度和廣度的文學故事。推廣文學，勇於嘗試，「轉譯研發團」登場！



文：邱常婷（團員）
圖：臺文館

1985年李潼以《順風耳的新香爐》獲得第十二屆洪建全兒童文學獎中篇少年小說首獎，彼時奇幻小說一詞還尚未廣為人知，《順風耳的新香爐》因而受到質疑不是小說。或許在過去，含有虛幻色彩的小說往往會被劃分到童話的類型，然而這個故事依然帶著幽默的對話與生動的描述誕生了，李潼在寫作上的自由從來不會受限於類型的界線，他的趣味童心也展現在為自己的手稿裝幀、還貼上了「第十二屆洪建全兒童文學獎頒獎典禮得獎人賴西安」圖樣。



書頁的翻閱聲，遠方的順風耳聽得清楚嗎？（藏品：祝建太捐贈）

那個伏案寫作的作家後來去了哪裡呢？位於臺灣南方澳的一間媽祖廟內，曾經離廟出走的順風耳或許曾這麼想。祂的耳朵可以聽見世界上所有的聲音，風是祂的朋友，風所吹撫之處，帶走那兒悲歡離合的細小雜音，來自人世間的喜怒哀樂，而順風耳是這些聲音最後的歸處，祂閉著眼，聲音便在祂面前形成森羅萬物。

風吹撫過作家擺放在書桌上的手稿，這也沒有辦法，誰讓作家不喜歡待在不通風的室內，一旦進入屋子裡就要把窗戶都打開，風獲得如此邀請，歡快地在書房中嬉戲，將手稿翻過一頁又一頁，那是六百字的日昇牌稿紙，每個格子都填入了飛揚的文字，以藍色墨水寫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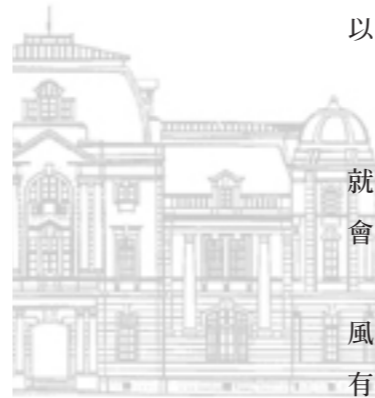
順風耳仍在聽。

祂記得作家的名字，但據說不是他真正的名字，李潼，是臺語「兒童」的諧音，就像祂，順風耳本來也不是叫順風耳，順風耳真正的名字已逐漸被淡忘，但作家的不會，因作家用他原本的名字，寫詞歌唱。

順風耳許早就知道作家了，在作家還不是作家的時候，從作家出生開始，花蓮的風已經告訴過順風耳，祂可不是故意要知道，但當你可以聽見世界上所有的聲音……有些聲音你會特別記下來，作家年幼時居住的鎮安街上熙攘的聲響、發生地震時一本詩集「啪」地落在地上、一處山巖傳來的迴盪數年的槍響，這些聲音使順風耳記得作家。

直到他十六歲移居臺中，順風耳也沒有忘記他，他像是祂結交多年的好友，儘管他還不認識祂，作家前往澎湖服兵役時，夾帶鹹味的海風吹進順風耳心裡，祂彷彿看見天人菊在藍天下搖曳。當作家最後選擇在宜蘭羅東定居，風吹得短短的，每隔幾分鐘就向順風耳報備作家的行蹤。

順風耳記得作家寫歌詞時喃喃唸誦的聲音，那讓祂總是忍不住跟著哼唧唧，祂還發現作家不安於室，經常四處旅行，旅行期間遭遇到的一切，作家都能寫成作品。他在東西橫貫公路展開四天三夜的旅行，於是蒐集到《中央山脈的弟兄們》的寫作材料；他走過羅東運動公園中心最高處，是《望天丘》一書的書名與故事背景；他的《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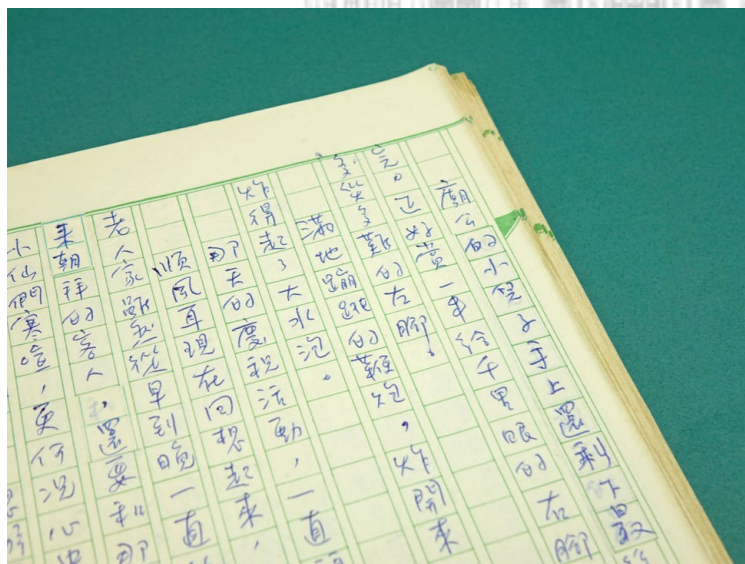


弦吉他族》則記錄了校園民歌時期的興衰……有時順風耳覺得作家發現了自己的竊聽，他一面寫作一面對著不存在的人低語，那些美妙的角色人物於是幻化成形，讓順風耳在媽祖廟的站崗不再無聊，反而極為有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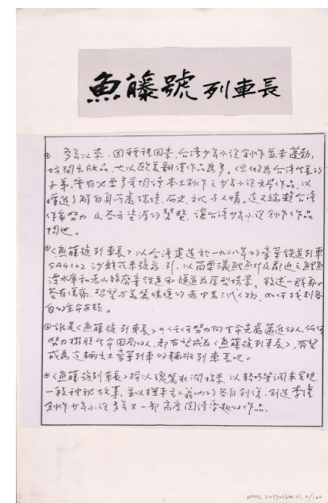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故事，作家也對風訴說自己創作的的原因，他認為無論少年或成人，其實都熱愛故事，他想以少年的心思寫作與少年生活相關的故事，令少年在閱讀中找到和自己的關聯，從而獲得樂趣，在升學與成長的壓力之下，能夠得到些許紓解，然而也或許並非完全基於如上頗具使命感的原因，寫作終究是因為作者有感於世不得不發。順風耳想。

順風耳其實已經不記得，自己與作家在現實中真正的相遇，那是白天或者黃昏？是夏天或冬天呢？……是白天吧？因為故事的開頭是白天，是夏天吧？因為故事中的順風耳剛走出媽祖廟，就熱得脫下了自己的戰袍，從此墜落為人。順風耳只記得作家如其他人那樣從容自在地走進廟裡，按照順序參拜、燒香，他深深地看了順風耳一眼，隨後咧嘴而笑。那一刻他就想好要寫關於祂的故事了嗎？或者還要再到更久以後？直到他對兩位長年站立恪守職責的神明產生同情，直到順風耳離廟的決心衝破猶豫，或許有那麼一刻，作家與順風耳成爲一體，他了解了祂的心，替祂寫出祂永遠不會做的決定，創造出選擇出走的順風耳。

在媽祖廟工作的疲憊是經年累月的，順風耳與千里眼站立的姿態始終如一，彷彿將永遠這樣下去，順風耳假想過，疲勞與不快要累積多少才能讓祂如故事中的自己一般出走、尋找屬於祂的新香爐？但順風耳沒有答案，祂覺得故事中的順風耳擁有太多的人性，不像個神，反而像人，或許，作家就是將自身以及無數和他一樣的人融進了這個角色。



每一個字都是李潼寫給青少年的心聲（ 藏品：祝建太捐贈）



作者將自己與好友的情誼寫入小說中，描述兩人相知相惜的友情，以及一群身心受傷，希冀尋找生命安頓的村民。作者最後來不及完成作品，故事中仍有許多未解之處，以一句「誰是魚藤號列車長？」作結，留給讀者臆測與想像。（ 藏品：祝建太捐贈）

順風耳想要告訴作家，這些年來他所撰寫的故事如何在島嶼上流傳，可是宜蘭的風陣陣吹過，祂發現作家突然不再遠行，一隻筒鳥「不不」地叫著，藉由南方澳漁港反覆呼嘯的風告訴順風耳，作家的病。

以及作家正在收集身邊好友的名字，將其一一放入他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作品《魚藤號列車長》，作家依然在寫，筆尖刷刷地劃過稿紙，還有醫院冷氣的轟轟聲響，但順風耳害怕繼續傾聽，這是第一次，祂想摀住耳朵，同時摀住自己不應該擁有那麼多情緒的心，祂是神明，可有些時候，順風耳覺得作家是自己的造物主，就像兩回到雲裡，嬰兒鑽回母親的子宮，破裂的鏡子重回原型。如果事物的因果得以顛倒，是否死亡也可以回到生命。

順風耳思索著，等待著，遺憾著。

彼時最後一陣風令桌上的手稿翻到了第一頁，同時也是封面。

風將稿紙窸窣作響的聲音傳達到順風耳特別巨大的雙耳中，祂的耳朵如過去一般習慣性地搵了搵，不知怎地，祂聽見了音樂，一種溫柔的歌聲，輕輕的呼吸聲，作家振筆疾書的聲音，最後，萬籟俱寂。

關於 李潼

李潼（1953 – 2004），本名賴西安，出生花蓮，十六歲遷往臺中，後定居宜蘭羅東。曾進行歌詞創作，以〈廟會〉、〈月琴〉、〈散場電影〉著名。因對創作富有熱情，辭去原有的教職全心投入兒童文學創作，一生著作頗豐，嘗試多種題材與文體寫作。獲得多項重要文學獎，如國家文藝獎、中山文藝獎等。2002年發現罹癌，兩年後因病辭世。

關於團員 邱常婷

邱常婷，東華大學華文所創作組碩士畢業，目前就讀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博士班。出版有小說《怪物之鄉》、《天鵝死去的日子》、《夢之國度碧西兒》、《魔神仔樂園》、《新神》。